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恨海

第六回 火熊熊大劫天津衛 病恹恹權住濟寧州

卻說棣華在張家店裡一住十天，既憂慮母親之病，又不知伯和的生死存亡，更兼那店房又矮又小，鬱著一屋子的悶氣。有時到院子裡走走，又是滿院子的騾馬糞臭，夜靜時，直熏到屋裡來。加之心中悲苦，何曾得一夜安眠？今夜到了船上，這船雖小，卻靠在河邊，氣息為之一清。他又展開了伯和衾枕，陡生癡想，心中為之一暢，所以就酣然睡去，連夢也沒有一個，直到天色平明方醒。坐了起來，看看母親，還自睡著。水面上早起有點微涼，盤膝坐著，把袂被窩蓋著，在那裡頑弄出神。默念昨夜那一番癡想，不知能如願以償否？倘能發願，我今日便多受些苦，也是情願的。只是苦了他，不知失落到何處，我這裡想念他，他的想念我，只怕還要厲害。已經到了荊天棘地之中，再受那相思之苦，不要把他身子磨壞了？忽又想起小時候，讀過《孟子》，有幾句是：「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。」他今年才十八歲，便遭了這流離之苦，將來前程萬里，正未可知，說不得夫榮妻貴，我倒仗了他的福了。想到這裡，又復十分自慰，撫摩著那衾枕，聊當相見。呆坐著出了一會神，白氏也醒了，棣華便問：「母親今天可好點？」白氏道：「不過如此，船開了沒有？」棣華道：「還沒有開呢。」掀開簾子一看，李富也起來了，看見棣華便道：「請小姐打發點銀子，買點糧食，好開船。」棣華聽了，取出一塊銀子，約有二兩重，交給李富。李富叫船戶秤過，囑其到岸上買點米麵醃菜之類。一會兒買了回來，便開船。

走了一天，到了一個所在，只見帆檣林立，好不熱鬧，船便泊定了。棣華問李富：「這是甚麼地方？」李富也不知道，轉問船戶。船戶道：「清宮莊下船的地方是個支河，這裡才是大路，有名的叫做西大灣子，前面便是衛裡。」棣華吃驚道：「我們為的是衛裡不太平，才要到德州去，為甚倒走到這裡來？」船戶笑道：「總要越過這裡，轉向南路，到了靜海，才是往德州的大道。你看這裡所靠的多少船，都是避亂的，這裡離洋場很遠，是不要緊的地方。你們看這些船，在這裡也不知靠了多少日子，不肯開行，不過暫時避在這裡，總望沒事，他們便仍舊上岸，不遠去了。」棣華聽了，方才明白。是夜，就在西大灣子停泊過宿。次日起身開行。誰知這裡停泊的船，盈千累萬，舳舻相接，竟把河道塞住了，不得過去。船戶百般為難，在眾船縫裡鑽行。從日出時忙到日入，走不到三里路，只得停住。這還是幸得船小，才有縫可鑽，若是船大了些，竟是寸步難移的了。到了半夜，恰值潮水漲了，船戶又起來覓縫鑽行，只走了半里多路，又復被大船擋住，只得泊了。如此一連三天，不得過去。

忽然這一天，遠遠見濃煙蔽天，半日不熄，外面各船戶，互相大驚小怪的傳說義和團放火燒天津城裡大教堂。白氏聽了，又是驚慌。棣華連忙過來攙住了，說道：「母親不要害怕。這是岸上的事，我們這裡離得遠著呢。況且又在水裡，是沒事的。」口中是如此勸慰，心裡是惦記著伯和：此刻不知可在天津，尚在那裡，便不好了。怎能想個法子，知道他的下落，才可以放心呢？到了夜來，望見那濃煙的所在，便變了一片火光。左右鄰船，都在那裡喧呼議論，都是南邊人聲口居多。紛擾到半夜，方才略靜。到了第四日，又忙了一日。

船戶道：「好了！看過去，前面只有百十來條船，明日怕可以出去了。今天晚上，是四更天的潮，我們趕四更再走罷。」棣華在艙內聽得，略略放心。只是念著伯和，未免暗暗落淚。

吃過晚飯，正在倚枕歇息，忽然一陣外面人聲鼎沸起來，吃了一大驚，推開篷窗觀望，又被旁邊一號大船擋住，看不見甚麼。白氏已嚇得打顫。棣華道：「母親休驚，女兒問來。」掀起窗子問李富。李富卻往船頭去了，叫了幾聲，都不聽見。便對白氏道：「母親不必驚怕，沒有甚事，待女兒出去看來。」

白氏道：「你小心點兒。」棣華道：「女兒知道。」說罷，鞠躬出到船頭。李富看見，連忙站過半邊道：「小姐小心！」棣華出到船頭，站起來抬頭一看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：只見遠遠的起了六、七個火頭，照得滿天通紅，直逼到船上的人臉上也有了火光影子。人聲嘈雜之中，還隱隱聽得遠遠哭喊之聲，不由得心頭小鹿亂撞，忙問李富：「是那裡走水？」李富道：「還不得確消息。聽說是七、八處教堂同時起火，都是義和團乾的事。」棣華再抬頭望時，只見岸上樹林中的鴉鵲之類，都被火光驚起，滿天飛舞，火光之中，歷歷可數。天上月亮，映的也變了殷紅之色。心中不住的吃嚇，忙忙退入內艙，臉上不敢現出驚惶之色。白氏問：「到底是甚麼事？」棣華道：「又是岸上失火，那些人便大驚小怪起來，沒有甚麼事，母親只管放心。」說罷，便坐近白氏身邊，輕攙玉腕，代為捶腿，心中只念著伯和：如果他還在天津，此時正是生死存亡的關頭，不知可脫得了這個難？萬分悲苦，卻又訴不出來；對著母親，又不敢哭，那眼淚只得向肚子裡滾。外面那些人，一陣陣的怪聲亂叫。白氏道：「明日再走不出去，我便嚇死在這裡了。我那虛飄飄的病，服了藥，本來好了，此刻可又發作了。」棣華道：「母親但請寬心。據船戶說，明天准可以出去了。」白氏道：「果能如此，我就有了命了。」此時白氏的燒熱病又重起來，昏昏沉沉的睡去，只撇下棣華一個，獨自傷心。

到了四更時分，眾船戶果然起來，設法把船移動，辛苦到天亮，果然離開了大隊船隻。眾人滿心歡喜，撐篙打槳的走到薄暮時，到了靜海。誰知這裡避難的船，比西大灣子更多，一望無際，都是帆檣，仍舊在船縫裡鑽過去。爭奈此處河道甚窄，竟有終日不能移動一步的時候。無論白氏母女心急如焚，便是幾個船戶，都說晦氣。從靜海走到獨流，本來只有一天的路程，這回卻走了一個多月。只見岸上的義和團，成群結隊，裹紅巾，束紅帶，持刀弄棒的，互相往來，也不知他做些甚麼。從離了獨流，才能暢行。然而遇了碼頭，仍有許多避難船隻，不過不像那麼擁擠罷了。從此按站前進，不日到了德州城外，只見旌旗招展，刀劍如林，正不知為著甚事。泊定了碼頭，不敢就登岸。李富和一個船戶上岸去打聽，一會兒回來，那船戶慌忙開了船，往下站而走。棣華問道：「這不是德州了麼？為甚還走？」李富道：「方才打聽得京城已被洋兵打破了，天津也失了。此刻各省督撫都興兵勤王。這岸上是山東撫台袁大人的勤王兵，方才到此，正要封船，由水路進京。所以船戶忙忙開了，是恐怕被官封了船，白當苦差。」棣華道：「他便如此，我們為甚要多走一程？你可去問問他們，怎麼說法？」李富聽說，便從船舷上，往後躺問船戶去了。

白氏道：「我有一句話和你商量：我們自從離了靜海之後，一路上還算平安，只是我的病一天重似一天了，藥是早吃完了。我此刻思家甚切，與其在這裡耽擱住，不如和船戶商量，就叫他直到清江浦，我們由鎮江附輪船回上海罷。」棣華道：「母親不說，女兒也想過來，這個本是最好的辦法。但是我們在八百戶約下人家德州相會的怎樣了？」白氏道：「這個呢，怪不得你老記著不肯忘，便是我也時常記在心上。但我想他又不是個呆子，那有盡著耽擱之理，此刻早到了上海了。不信我們到了上海時，包管他已住在我們家裡了。」棣華低頭一想道：「萬一他尋這裡來，我們走了豈不誤事？不如仍回到碼頭上，仍舊寫幾個字帖兒，在碼頭上要路貼下，說明我們已經南下，就是他到了，也可以知道。」白氏道：「這個主意也好。」母女商量停當，恰好李富問了船戶，從後躺出來回話，說：「船戶的意思，再往下走一站，請太太們在下一站登岸，小的和他爭論不得。」棣華道：「現在我們打算逕往清江浦，你再問他要加多少錢，並且要回船停泊一會兒，我們要到岸上貼兩張字帖兒。」李富又到後躺去說了半晌，出來回說：「逕到清江浦，他只要加五十兩船錢，大約他們也情願到南邊避幾時的意思。小的同他說明白了，此刻已經轉舵回船了。」棣華聽說，便在網籃裡取出紙筆，伏在艙上，寫字帖兒。等到船攏了岸，搭好了跳板，棣華已寫好了十幾張。李富領了，到岸上去貼，心中暗想：我們從衛裡動身，走了兩個多月，才到此地，少爺就是來，也不知何時方到。這裡是個熱鬧城市，不比鄉莊兒上，貼不上幾天，便被人家的招帖蓋住了，有何用處？但是小姐要如此辦，不敢有違，上去黏貼了，便自回船。

船戶接著，忙忙的就抽跳板，起錨開行。忽聽得岸上一陣排搶亂鳴，白氏又嚇得魂不附體。棣華生平不曾聽過這等聲音，也嚇得芳心亂跳，看見母親吃嚇，只得硬著膽子，強來安慰。白氏已是一陣陣要發昏迷。棣華十分慌亂著急，攙住叫喚，又百般安慰說：「方才槍響，是官兵打拳匪，已把拳匪打跑了，母親放心！」安慰了許久，方才略定。棣華問李富：「前路可有大村鎮？先靠定船，要請大夫看病。」李富轉問船戶，船戶道：「這裡下去六十里，四柳樹地方，是個大鎮市，我們盡今天趕到罷。」是日果然

趕到了四柳樹，無奈天色已晚，只得等到次日清晨，李富上岸請了一位醫生，下船看病。在外艙隔著簾子，診了脈，掀開簾子，望了顏色，看過舌頭，說是猝受大驚，神魂離舍，暑邪乘之所致，此病已被耽誤了，此時頗覺棘手。定了一個安魂定魄祛邪清暑的方，交他在路上可以服五帖，自去了。李富到岸上，撮了五帖藥回來。一面煎藥，一面開船，兼程進發。是日趕到了馬甲營。這藥連服了幾天，不見起色。李富也甚為耽心，便對棣華說道：「小的看親家太太的病不比平常，在船上不是調養的地方，這大夫的藥又不見功。若說到一站請一位大夫，盡著換人診看，也不是治病的方法。前面到濟寧州，不過還有兩天路程，那邊地方，甚是熱鬧，在山東地面，也算是一個大碼頭。在小的意思，不如到那裡上岸，請醫調治，一面寫信到上海去，或者請親家老爺來，也好得個主意。」棣華一心雖怕伯和跟蹤南下，然而母親的病更是要緊，遂依了李富之言。等到了濟寧，便開了船錢，捨舟登陸，覓了客店居住。住了一天，店家見有個病人，十分沉重，便要下逐客令。此時現銀已經用盡，只得叫李富拿些金珠之類去質賣了。覓了一處房子，置備了一切動用家具，請醫調治。一面打電報給他父親張鶴亭，又詳細寫了一封信寄去。從此白氏母女，便在濟寧耽擱住了。

暫且按下不表。

且說伯和自從到了紫竹林，住在佛照樓，過了十來天，外邊的風聲更加緊急，所有南省之人，都紛紛附了輪船南下。只有伯和，一心要等白氏母女，不肯動身。這一天，佛照樓掌櫃也要歇業避亂了，伯和只得收拾，出了佛照樓，到相近的一家四合客棧裡住下。又過了兩天，宣傳義和團定了日期來攻紫竹林，四合棧也要歇業了。伯和暗想：「拳匪恨的是洋人，我只要離了此地，到內地裡去，或者可以無事。但是到了內地，他們來了，從何處找我呢？不如逕到西沽大車店裡住下，他們來時，必要經過，可以相見。」定了主意，就收拾過行李。

此時東洋車，拳匪不准到內地，只得套了騾車，逕到西沽來，下在店裡。在路上，只見那些拳匪，成群結隊的橫行，幸得此時尚未劫掠。在西沽住了一天，便遇了燒教堂的事。此時的拳匪愈來愈多，本地的土著也起而相應，無間日夜，到處只聞呼嘯之聲，往來不絕。伯和天天只在店門首看那大隊行人，希冀遇見白氏母女。這一天正在往來觀望，忽然來了一大隊拳匪，也不知其數多少，蜂擁而來，叱喝著百姓跪接。伯和本是個極機變的人，如何肯跪？然而看此情形，亂事正未有已時，眼看得白氏母女不能相見，不如且出了險再講罷。

於是回到房裡，扯過一幅紅布，裹在頭上，扮做拳匪模樣，跑出店來，混在裡面。才上個虹橋，回望自己住的車店，已經火起。那拳匪沿路焚殺，竟沒有一個官兵出來攔阻。正行走之間，忽聽得紫竹林那邊連天炮響，伯和怕不是事，便故意轉到一條橫巷裡去，彎彎曲曲，走了半里多路，只見一處燒不盡的頹垣敗壁。這一片火燒場的盡處，卻有一所房子，巍然獨存。暗想：這裡不知可能暫避？想罷，便踏著瓦礫過去。循牆尋覓，得了一個小門。不知道小門之內，是何情形，且聽下回分解。